

愛樂港青的樂與憂

系列3

所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當盧定彰（Daniel）、譚逸昇、馬瑋謙等愛樂港青在舞台上享受鮮花與掌聲之時，他們其實早已如戰士般在音樂的道路上披荊斬棘。不過，如何在作品中實現文化身份認同，仍然是他們現時常面臨的難題。資深樂評人周凡夫認為，本地音樂人要在人才濟濟的國際樂壇上突圍，「個性」很重要，而個性養成離不開中國傳統文化的滋養：「若要熱衷『盆栽文化』，盆中的綠色植物很好看，但它的根始終去不到泥土裏。這個泥土，其實就是中國文化的土壤。」或許，任何一個時代都是最好的時代，只要清晰地定位自身，同時擁有眼界，就可以實現音樂夢。

大公報記者
李亞清、劉 毅



▲1986年「第一屆中國現代作曲家音樂節」作品CD封面 網絡圖片



▲少年小提琴家譚允靜十二歲已屢獲殊榮 鄭學偉攝 港樂供圖



▲伍卓賢自家品牌一舖清唱 大公報資料圖片

探索多元身份 嚴肅音樂突圍自救 「個性養成離不開傳統文化滋養」

如周凡夫所言，伍卓賢就是一位極具個性的本地音樂家。橫跨古典及流行音樂的伍卓賢為不同藝團及歌手創作，作品融會中西、古今並具有本地元素。近年創作衆多音樂作品，憑合唱劇場《石堅》（2009年）獲CASH金帆獎最佳正統音樂作品獎等，更是香港小交響樂團首位駐團藝術家、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首位駐校作曲家。

人才培育不只靠政府

除了作曲，伍卓賢身兼三家音樂公司的創辦人，包括花好音樂創始人、合唱劇團一舖清唱聯合藝術總監以及無伴奏合唱組合姬聲雅士創團成員等多重身份。身處不惑之年，他坦言：「在音樂路上不如意的事情當然會有很多，但我不會視之為挫折。因為當你努力去做事的時候，就會面對很多要解決的問題。而我在工作上也遇過很多機會，比如與大型藝團如香港小交響樂團、香港中樂團和香港舞蹈團的合作；又或是自家品牌一舖清唱也有很寬廣的藝術發展空間。」

如今，探索自身多元身份的音樂人遠不止他一人。又如蜚聲國際的本地青年大提琴家李垂誼，於2010年創立垂誼樂社，透過音樂向國際推廣中華文化及交流，其主辦的第六屆「樂·誼國際音樂節」亦將於十一月舉行。

周凡夫認為：「音樂發展的範疇很多，指揮、作曲、演奏、藝術行政、音樂經紀等都可以成為職業方向。不少優秀的音樂人留學回港，希望自己組建藝團，就該了解如何運營。音樂人才的培育不只靠政府，還需要很多方面的配合。」

注重展現中國面貌

身為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CASH）主席、康文署表演藝術顧問等，亦是香港管弦樂團首位駐團作曲家的著名作曲家陳永華，生於香港、長在香港、留學加拿大後返回香港。青年時期的陳永華便有堅定理想，當年有朋友建議其留在加國發展時，他回答：「我將來希望歷史記載我是中國作曲家陳永華，而不是加國作曲家陳永華，雖然我也喜歡及尊敬加國。」

陳永華認為，本地作曲家應注重展現中國面貌，如著名作曲家陳其鋼，雖配器非常「法國」，但作品聽來仍有亞洲味道；譚盾的作品亦有個人面貌，常借鑒中國傳統音樂風格。「有位日本作曲家曾向我表示，『內地與台灣作曲家常將原始民間音樂素材化為自用，而香港作曲家的創作似乎最接近西洋音樂。』」感慨之餘，陳永華指出，這個現象源自對中國傳統文化認同感的缺失。

縱觀近年來的亞洲音樂作品，不難發現如武滿徹、湯淺讓二、吉松隆等日本現代音樂家，他們的作品尤其東方韻味。如若「盲聽」上幾首，雖然未必能準確猜到樂曲出自哪位之手，卻能清晰地聽出日本味道。探其原因，陳永華認為，日本十分注重對傳統文化的傳承，自然也反映到音樂上：「大部分日本民眾都對能劇、歌舞伎等民族傳統藝術有所了解。長輩會帶領子女看傳統演出，即使不懂也要接觸，為的是增強文化認同感。」

不僅如此，日本還給予非常廣闊的沃土，讓音樂於其中生長繁茂。在日本無論是電影還是動畫產業，大多邀請本國作曲家配樂，不但增加創作空間與工作機會，更孕育出梅林茂、久石讓等知名配樂家。周凡夫提及，台灣在培育青年音樂人上亦有諸多舉措，他稱台中交響樂團每年邀請樂界導師參與研討會，與青年音樂人討論音樂創作方向。

回到香港，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伴隨經濟發展，逐步開始重視與支持本地青年人在藝術上的追求。陳永華提及：「1986年第一屆『中國現代作曲家音樂節』在香港舉辦時，就曾匯聚來自內地、香港及海外的作曲家，討論中國音樂發展。當時除了參與籌辦的林樂培、曾樂發、羅永暉、陳永華等本地作曲家，內地作曲家如譚盾、黃安倫、葉小綱等也參與其中。很可惜只辦了一屆，之後就沒再有了。」

着力拓寬發展渠道

康文署日前在接受大公報記者查詢有關本地青年音樂人發展機遇時回應：「我們以主辦及合作模式支持本地藝術家和藝團，合作模式包括單一的主辦節目、委約新作或委約演出連串節目。為具潛質的新晉演奏家與演奏小組舉辦音樂節目系列，如『大會堂樂萃』及『音樂顯才華』等。除卻政策扶持外，康文署面對有本地年輕音樂家參與的中小型非牟利藝團申請場地時，會在現行特惠場租計劃下，給予三五折至五折的基本場租優惠，以租用表演場地作表演或排練之用。」

事實上，除了康文署，如教育局「學校音樂創藝展」、香港作曲家聯會（HKCG）與RTHK第四台合作「音樂新一代」作曲比賽、「CASH音樂基金」、「香港賽馬會音樂及舞蹈信託基金」等藝術平台，都為發展及培育本地音樂家助力。在國際比賽中脫穎而出，也成為年輕音樂人拓寬藝術道路的捷徑，比如屢屢獲獎的本地少年小提琴家譚允靜，年僅十二歲就有了與港樂合作、參加各類音樂節等表演經驗。

不過，嚴肅音樂始終不似流行樂能夠擁有廣闊的市場。採訪陳永華、Daniel等作曲家時，委約費是一個繞不開的話題。目前香港委約費的情況較為參差，更不像如英國ISM（Incorporated Society of Musicians）等有公開的樂曲委約費用標準。陳永華認為：「流行音樂創作人幾乎不需要委約費用，他們依靠版權費獲得收入。一首流行歌會被多次公開演出和播放，一首廣告歌會在電視台和電台頻繁播出，甚至一天就播很多次。而對於大部分嚴肅音樂創作人來說，一首作品的公演次數可能一年只有一兩次，若收取版權費必然微乎其微，唯有依靠委約費用。」

Daniel表示：「如今的社會環境趨於量化，許多事物追求數字上的反映，這點在文化藝術上較難體現。但若作曲家追求藝術造詣，就不能計較那麼多。這個世界是兩看的，作曲家若為了生計，多了些社會體驗，亦能使自己的藝術創作更豐富。」



◀青年大提琴家李垂誼創立垂誼樂社。圖為他於2017年「樂·誼國際音樂節」開幕音樂會上與著名指揮阿殊堅納西合作演出 網絡圖片

陳永華：
長輩會帶領子女看傳統演出，即使不懂都要接觸，為的是增強文化認同感。



▲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主席陳永華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周凡夫：
若要熱衷「盆栽文化」，盆中的綠色植物很好看，但它的根始終去不到泥土裡，這個泥土就是中國文化。



▲資深樂評人周凡夫 大公報記者李亞清攝

伍卓賢：
在音樂路上不如意的事情當然會有很多，但我不會視之為挫折。



▲青年作曲家伍卓賢擁有花好音樂創始人等多重身份 @Jimmy Luk 網絡圖片

不畏艱險 港樂策劃總監「指路」

「香港年輕音樂人起步難，這是正常的，在任何一個行業都存在這種現象；很多年輕音樂人不能全身心投入只做音樂，而要有其他工作做，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其實，就算在國外，不少作曲家都身兼數職，或做出版人，或做教學，著名作曲家Philip Glass更當過出租車司機。」談及香港年輕音樂人的發展和無奈，香港管弦樂團藝術策劃總監林丰有此番見解。

作品是「追夢」關鍵

去年，林丰正式出任港樂藝術策劃總監一職。此前，他在英國求學、工作長達十七年之久，至二〇一三年，返回香港，展開作曲生涯。初時他也曾遭遇迷茫和挫折，那段時間他積極地爭取可以推廣自己的機會，不時參與各種社交活動，就是為了讓更多業內人士認識他的音樂。「英國和香港的環境很不同，我並不認為一定要分出孰優孰劣，香港的優勢在於地方細，可以在短時間內走訪大部分主要機構和個人。但更為重要的是，年輕音樂人應有清晰的個人職業規劃。」他續稱：「追夢不易，堅守更難。事實上，並非你標榜自己是一個藝術家，別人就要贊助你，關鍵是你拿出怎樣的作品。」林丰作曲的交響作品《明》曾於2005年由英國廣播公司愛樂樂團作首演，成為首位獲該廣播公司委約的香港作曲家。「任何一個人的成長都是從無到有，不要懼怕一開始的困境，起步時



◀談及香港年輕音樂人的發展前景，林丰認為起步難是不爭事實 大公報記者劉毅攝

弱冠年華，情繫敦煌古樂

說起中樂，人們多會聯想到公園裏拉二胡的伯伯，如今有一班平均年齡二十四歲的年輕音樂人，不僅將演奏中樂視為畢生事業，亦對敦煌古樂情有獨鍾，他們就是天籟敦煌樂團成員。

親赴敦煌 古譜入音

「很多人都了解中樂，其實現代中樂有十分全面的發展體系。」天籟敦煌樂團的副團長陳韻妍表示：「的確，在香港修習中樂樂器沒有西方樂器那般受人歡迎，所以我們的演出平台沒有那麼充裕。現時大多在文化中心、大會堂等音樂廳內演奏，觀眾也因此呈現出一定的局限性。」

樂團於今年一月成立，談及創立原因，陳韻妍介紹：「去年四月我和團長茹健朗受垂誼樂社邀請，代表香港演藝學院前往芬蘭演出。當時結識到現樂團創辦人紀文鳳，她向我們提及敦煌，言談間表示想做一個以敦煌為主題的樂團，說我們如果有興趣回港後便與她詳談。於是我和茹健朗便逐漸組織樂團，尋找身邊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同學，一個一個向他們解釋，問他們的意願，籌備了半年，樂團駐團作曲、演奏員都為演藝學院的在校生或畢業生。」

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陳韻妍及其團隊為增進對敦煌古樂的了解，曾於去年前往敦煌，「古時敦煌是整個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無論文化交流、商戶貿易都十分繁榮，如同今天的香港——資訊豐富、多姿多彩，所以我們認為敦

煌和香港就像一面古今相照的鏡子。」在她眼中，敦煌與她們的香港身份有共通之處，因而會希望在演奏時以古譜入音、古曲薪傳，以音樂重現壁畫的樂舞情形，將香港新一代音樂人對敦煌的感受分享給觀眾。

解密心態 還原中樂

「我願意懷揣一種解密的心態去審視這門藝術。所謂『樹高千丈、落葉歸根』，樂團團員學習中國音樂，只知道樂器早於古代有之，而敦煌的壁畫又記載着唐代最鼎盛的音樂發展形態，更加值得參考和學習。」陳韻妍說。

本月，天籟敦煌樂團前往敦煌參與文博會盛宴舉行音樂會，向當地人展示香港人演奏的中樂。此外，他們希望自己的音樂可以走入各大中小學校，弘揚敦煌文化的同時，還能讓更多人了解中樂的本來面貌。



▲天籟敦煌樂團副團長陳韻妍（中）及團員於「天籟敦煌·淨土梵音」展廳演奏敦煌古曲 受訪者供圖